

◆ 闻香析艺

幽姿古趣淡而永

——李逸峰书法艺术漫谈

王金华

与李逸峰先生阔别数年，上年季秋胜日始小聚于隆回县虎形山其私家小筑。欣览山景，畅叙离衷，兼论诗书，心旷神怡。又以新印之作品集赠我，名曰《静水流深》，汇集了其精选的书法近作。一册在手，感觉精美典雅而大气厚重，开卷则诗意禅气扑面，敬慕顿生。“文章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想必书法亦如此。李逸峰先生早年从虎形山出发，而后邵阳、宁波、长沙、北京、兰州、郑州，一地停留数年，而驻足十日、半月者更多，山川风物、人文胜迹、雅集邂逅，均纳之澄怀观照，融入笔墨、融入审美创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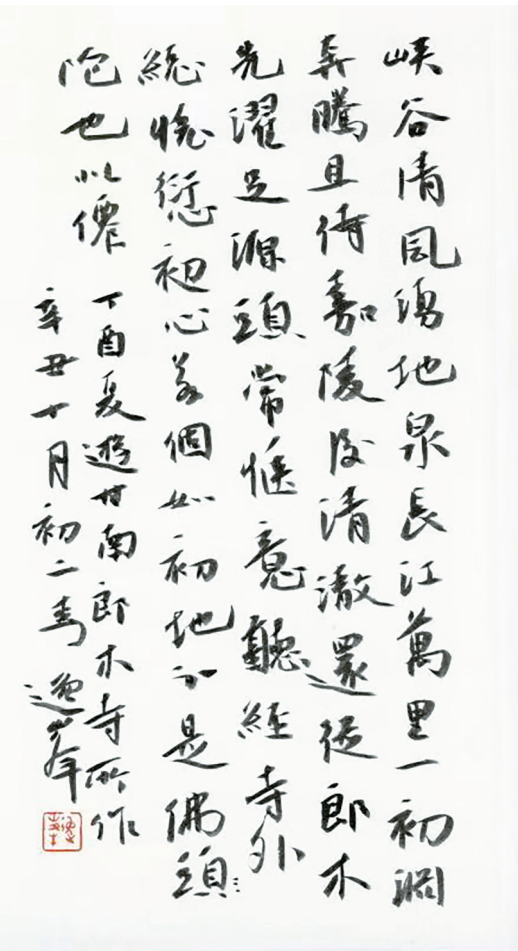
如果我的记忆没差错的话，大约是十年前，李逸峰先生书法发生了较大“变法”，迈入了艺术新境界。不少专家从师承渊源、影响、布局、运笔、结体、留白等方面分析评论，多有专业之的论。不过我等之外行人，只凭感觉来欣赏，且用“幽姿古趣淡而永”来概括。三十年来探索实践之后，他在古与今、形与神、文学与书法、继承与创造之间，找到了恰如其分的平衡。似与不似之间，传统若隐若现，满纸古朴冲淡，欲辨忘言而思之悠远。从笔墨间溢出气息，不是抱残守缺、泥古不化，不是师心自重、闭门造车，不是故作轻松、堕落流俗，而是道心坚守、从容仁厚的古君子之风，而是世事洞明的智慧、阅尽看透的平淡。十余年前，尝与之语及某书法家协会主席“醉心润格”，其鄙夷之色犹历历在目，如今前主席果然门前冷落矣。其又曾遭遇某乡人失信事件，无端受损数十万元，而未以怨报怨，以忍耐处之。虽然胸中原则、是非昭然，而对名利淡然处之，不纠缠其中，示人以仁。万卷诗书万里路，李逸峰先生一路走来，始终与诗书相伴，对传统国学典籍用功尤多，在古典文学、古代汉语方面修养颇高。李逸峰先生非佛教徒，但慧根先在，不乏佛家悲天悯人情怀，为宗教学硕士，承担了敦煌书法研究之国家课题。这是作品的精神渊源，是充盈在字里行间的“气”，再辅之以“书法别才”，就形成了与众不同的审美品格。

从现状来看，书法作为艺术创作，涉及

谋篇布局、结体、用纸、用墨、用印等多方面，不过书写内容绝大多数是前人的经典诗词、对联、名言等，所以只是不完全的创作。这种不完全创作的意义不能简单否定，也是大部分书法作品的常态，但是没有自撰自书的精彩作品，很难成为一个优秀的书法家，最多是一个熟练的写字匠人。近年来，书法与传统文化一起升温，好之者习之者渐多，但对“丑书”、书法学博士等有不同看法。例如有人批评书法学博士：或空谈理论、书写平平；或只会写字不懂文化，不懂艺术理论；或故作丑书，吸引眼球，哗众取宠；甚至有人建议取消书法学博士学位。李逸峰先生是名师门下的书法学博士，如果欣赏了他这本作品集，可以稍稍缓解焦虑。

书中选取了他自撰自书的作品16件，咏及敦煌、都江堰、武威文庙、凉州罗什寺、河州牡丹等，还有自寿诗等，颇见情怀和文学功底。例如《丁酉夏游甘南郎木寺作》：“峡谷清风涌地泉，长江万里一初渊。奔腾且待嘉陵后，清澈还从郎木先。濯足源头常惬意，听经寺外总怀愆。初心若个如初地，不是佛陀也似仙。”全诗切时切地，洵为情思幽远、一气贯通之佳作，末三句尤其让人惊奇。有时行词而化入诗境，多面关涉而意味多重；“听经寺外总怀愆”，慈悲敬畏直达心田，非寻常语也。在其余作品里，也是佳句随手可拾：“花开花落无消息，远近黄鹂一两声”“浩浩岷江水，又送夕阳红”“门前春树欣欣也，身后禅风浩浩乎”……如果身临其境，捧卷对景，游目骋怀，必然有更加深刻更加美妙之审美体验。数年前，他还有吟咏家乡虎形山景物和悼亡的系列诗作，赤子之情自然呈现，精彩感人之处更多。

李逸峰先生一直将诗书和杏坛绛帐事业融为一体，因材施教、循循善诱，为经师更为入师，辗转万里而桃李满天下。近年来，尤其致力于书法学科建设，多次建言于当道，所主编的学术期刊《大学书法》广为学界所重。前不久，由张海先生牵头李逸峰先生执笔的《关于书法学升级为一级学科的论证报告》受到全国政协和教育部高度重视，在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下，书法学科升



李逸峰书法作品。

级已经成为现实。数年前，隆回县虎形山乡富寨小学重建一新，还设立了鼓励乡村教师的奖励基金，这所本来已经被撤并的小学校得以恢复重建，且连年办学成绩优秀。在那“山中无所有，岭上多白云”的高寒偏远之地，惠及千百儿童和家庭，自是功德无量的大好事。据了解，那些数目不菲的建设资金、奖励基金，大多是李逸峰先生以书法为媒，通过各种渠道化缘得来。

如今，李逸峰先生执掌书法重镇之牛耳，在文明起源之中原厚土，又得贤者大力推重，引领群英，自然大有作为。艺无止境，探索者常新，应该可以推测，李逸峰先生的万卷诗书万里路还将继续。

（王金华，邵阳人，任职于湖南省政府办公厅）



◆ 史海钩沉

高挂山与钩挂山

阿旧

高挂山，又名高冠山，俗称老岩、老顶上，位于新宁和东安交界处的一渡水境内，属越城岭余脉。其南起靖位、北至巡田，绵延百余里，是新宁县境内除大云山、金紫岭之外的第三高峰。

高挂山地处偏远，清幽静谧，古时是高僧隐居修行之所。康熙《宝庆府志》载，高挂山“层崖绝巘之下为无量寿佛驻锡处”。道光《新宁县志》亦载：“治东高挂山为唐无量寿佛驻锡处。山之右绝壁万寻，虽猿鸟不能到，上有生成佛像，庄严如塑。”绝壁名舍身崖，光绪《新宁县志》载无量寿佛“坐舍身崖五年”。无量寿佛，俗名周宝，法名全真，号宗慧，生年说法不一，唐咸通八年（867）圆寂于全州。唐代以来，无量寿佛在湖南郴州、衡阳、永州、邵阳等地，乃至广西、广东、福建、四川等省颇受佛教界及民间供奉和崇拜。全州有湘山寺，号称“楚南第一名刹”，系无量寿佛于公元756年所创。全州，从战国到明朝洪武年间一直属

湖南管辖，到明朝洪武二十七年（1394）才改隶广西。据道光《宝庆府志》，无量寿佛亦曾隐于邵阳名刹东山寺，“筑台诵《法华经》”。高挂山西南有金紫岭，古称金城山，道光《新宁县志》称其“顶有‘楚南第一峰’五字，唐无量寿佛题”。明末有高僧素要，顺治二年（1645）有沅和，都曾在高挂山修行，修行之所名“楞严菴”。

高挂山顶峰巍峨高耸，横列如冠，故又称高冠山，近年成为徒步爱好者的胜地。其山崖石林，奇崛尖突，嵯峨层叠，因而有很多人以为《徐霞客游记》中所称“甚岷突”的钩挂山即高挂山，实误。徐霞客所称之“钩挂山”，据游记，“其上又有金宝顶”。游记又记载，徐霞客到全州湘山寺的时间，为公元1637年农历闰四月初十。这一天他由此“往西行十五里。十一日，又西行二十三里左右，始问一僧。曰：去金宝有六十里”。由此可知，钩挂山上的金宝顶在湘山寺西50公里左右。而新宁县境内的高挂山

顶峰在湘山寺正北方，距离有100余公里。因而不论从方位还是从距离来看，此高挂山都不可能是徐霞客笔下的钩挂山。

此钩挂山在全州才湾镇境内，属越城岭山脉，海拔1968米。而“金宝顶”即真宝顶，地处桂林市全州、资源两县交界处，海拔2123米，仅次于猫儿山，为华南第二高峰，亦在全州才湾镇境内。两者均正在湘山寺西50公里许。

高挂山顶俗称大顶上，钩挂山旁顶峰名金宝顶，都谓之顶；而高挂山、钩挂山，名字极近，因而后人误钩挂山为高挂山完全可以理解。

《徐霞客游记·粤西游日记一》又云：“南望新宁江流，远从巾子岭横界南宝顶之西。”其中的“新宁”，指湖南新宁县，而非广西或广东之新宁。“巾子岭”在真宝顶北，或是新宁县之金紫岭，抑或是东安之金字岭。

真宝顶往北不过40公里即丹霞之魂——崀山，再东北经金紫岭、舜皇山、紫云山，便是高挂山。这一路风景久在深闺，原始神秘，其险峭雄奇，清丽柔媚，兼而有之。可惜当年徐霞客没有选择这一线路，不然可以一睹与钩挂山名字极近的高挂山的旖旎风光，此于徐霞客于世人，均系憾事。

（阿旧，新宁人，学者）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邵阳一带开展革命活动的时间是比较早的，但她创立的第一个基层党组织究竟在哪里呢？根据最近新邵县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编出版的《红色大同》揭示，三溪桥党小组是湖南湘中地区建立最早的基层党组织。

新邵县坪上镇三溪桥，位于新邵、冷水江、涟源交界之地。在清朝时期，新化县置大同镇，管辖今新邵县坪上镇、大新镇和龙溪铺镇部分地区，还包括今冷水江市大部及新化县、涟源市少部分地区，是当时湘中最大的镇，镇治机关设于三溪桥。

1925年夏，在北京求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颜霖、钟毓华、李日章、周维渥和在长沙求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周琨等人，回到家乡，在大同镇治机关所在地的三溪桥，成立了湘中最早的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三溪桥党小组。在此基础上，1926年12月，成立了中共大同镇学校党支部，周琨任支部书记。1927年11月，中共湘中特区区委书记陈历坤来到三溪桥，召集钟毓华、周维渥、颜霖、李日章等中共党员，建立中共三溪桥支部，钟毓华任支部书记、周维渥为组织委员、颜霖为宣传委员，成为了一个组织健全、班子完整、成员素质高的党的基层支部。1928年4月，陈历坤再次来到三溪桥的大同学校，明确将中共湘中特委机关设在三溪桥的大同高小学堂，将中共湘中特委工作和中共三溪桥支部工作合二而一，有利统一领导、集中力量、协调工作。

自党的基层组织在三溪桥建立和积极开展活动，一批批坚守在三溪桥的共产党员为党的工作作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贡献。

一、积极发展组织，壮大党的力量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全国才50多名党员，其中就有大同高小毕业的学生余盖和张学琅。余盖就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时，由毛泽东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张学琅就读上海外国语学社时，由陈独秀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赴俄勤工俭学，由罗亦农、彭述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同学子中这批早期党员，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极大地影响着大同镇三溪桥党组织的建设与发展。

三溪桥党组织的诞生正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之时。三溪桥支部中好几位中共党员相继又有了国民党党员的身份，但他们始终坚持共产主义信仰，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积极围绕重点工作开展活动，创立了中共新化第三区苏维埃政府，建立了新化县第三区农民协会，下面有15个村成立了农会组织。农民协会组织农会会员游行，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农工商大团结”等口号，积极组织农民群众，打击土豪劣绅、减租减息、插标分田，并破除迷信、查禁鸦片、大力发展平民教育。他们的活动也有力地带动了周边农运工作的迅猛发展。

期间，受中共新化特区指示，在周琨的领导下，将板子山土匪武装进行改造，成立“老虎岩自卫纵队”。这支武装经改造后，完全由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控制，周维渥任政委、周琨任大队长、周释痴任副大队长兼参谋。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将这股地方武装彻底改造成了毛泽东领导下的秋收起义部队的外围力量。后来，这股地方武装人员有的参加了南昌起义，有的直接上了井冈山加入红军队伍。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站在国家、民族的最高利益上，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强力推动并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三溪桥党组织也从地下转入了半公开活动，在中共新化县工委书记苏镜及接任的中共新化县委书记张竹如的直接领导下，率先建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新化县总队”，并成立了“学生战时服务团”组织。中共党员刘荫仁、唐辉、张声楷、刘逊夫、谢国安、张楚等，积极开展各种抗日救亡活动。他们在三溪桥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三溪桥分队”，多次组织以进步学生为主的“民先”队员，深入三溪桥、坪上、洪溪、岱水桥等地开展宣传工作。他们采用贴标语、演街头戏等方式，给广大观众以巨大的精神振奋，使这些地方的抗日救亡活动搞得热火朝天。在苏仲湘的带领下，以“民族解放先锋队”名义，用演讲、话剧、歌舞以及和群众联动的方式，在三溪桥屋桥上搭起舞台，连续演出三天，场面盛况空前，极大激发了当地学生和人民群众的抗日爱国热情。随后，刘荫仁、唐辉等先后参加了新四军，谢冰莹等走上了革命道路。

（晏胜利，邵阳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

◆ 煮酒论史

邵阳最早的基层党组织——三溪桥党小组（上）

晏胜利